

廣近思錄

二



廣文苑

二



廣 近 思 錄

(二)

張 伯 行 輯

徐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廣

輯者 張伯行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王雲五主編
叢書集成初編
近思錄
二冊

錄

(本書校對者 林懷民 袁秉美 秦泉聲)

第

廣近思錄卷之八

治體

張南軒曰。學者要須先明王霸之辨。而後可論治體。王霸之辨。莫明於孟子。大抵王者之政。皆無所爲而爲之。霸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。無所爲者。天理義之公也。有所爲者。人欲利之私也。攷左氏所載齊威晉文之事。其閒豈無可喜者。要莫非有所爲而然。攷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。固不可掩也。

張南軒曰。古人論治。如木之有根。如水之有源。言治外必先治內。言治國必先齊家。須是如此。方爲善治。

張南軒曰。俎豆之修。則軍旅之事。斯循序而不忒。教化興行。則禍難之氣。坐銷於冥冥之中。

張南軒曰。所謂惻隱者。惻然有隱云耳。嗟夫。是心乃子民之本也。一日夕之閒。凡事物之至乎吾前。與夫講論之所及。思慮之所萌。所謂惻然以隱者。如源泉之達。續而無窮。新而有常。流行而不可以已。則其履度也。豈有越思。而其施於四境之內者。雖不中不遠矣。

張南軒曰。人之情。於其始也。惴惴然懼其不克也。汲汲然憂其不及也。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。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。及其久也。於意之得而偏。於譽之聞而矜。於令之行而忽。則所謂隱然者。將汨於因循而息於驕肆。政之所繇墮也。

張南軒曰。壅蔽者。天下之大患也。古之明王。所以致治者。亦去此而已矣。其道莫先於虛己。莫要於任賢。

肅己則壅蔽消於內。任賢則壅蔽撤於外。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。泰治所繇興也。

張南軒曰。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。高帝征伐多在外。何守關中。營緝根本。漢所以得天下者。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。此何相業之大者。又何爲相之初。首薦韓信爲大將。而三秦之計遂定。此亦得爲相用人之體。

張南軒曰。今日大患。是不悅儒學。爭馳乎功利之末。而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。爲迂闊遲鈍之說。

張南軒曰。自熙寧相臣。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。其說流遁。蠱壞士心。波蕩風靡。中間變故。仗節死義之臣鮮聞焉。論者知其有所自來也。

張南軒恕齋銘曰。刑成不變。君子盡心。明動麗止。象著義經。所存曷先。其恕之云。自盡於已。以察其情。意有所先。則弗敢成。見雖云獨。亦靡敢輕。幽隱之枉。是達是申。毫釐之疑。是析是明。俾爾寡弱。無有或困。於爾強慝。靡誅靡遁。及得其情。又以勿喜。古人於此。恕有餘地。我名於齋。意實在茲。嗟嗟來者。尙克念之。

呂東萊曰。嘗患子子小諒者。或畏避太甚。而善意無人承領。遂至消歇。或隔限太嚴。而豪俊無以自容。遂至飛揚。惟篤於忠厚者。視世閒盎然無非生意。故能導迎淑氣。扶養善端。

呂東萊曰。講論治道。不當言主意難移。但當思臣道未盡。不當言邪說難勝。但當思正學未明。蓋工夫到

此則必有此應。元不在外也。

呂東萊曰：先天下而勞者，聖人之求賢也；後天下而逸者，聖人之任賢也。側席之勞，所以兆垂衣之逸；垂衣之逸，所以償側席之勞。

呂東萊曰：百圍之木，近在道隅，不收爲明堂清廟之用，此自將作大匠之責耳。如彼木者，生意濯濯，未嘗不自若也。

呂東萊曰：宣王當大旱之際，夜觀星象，惻然有憂於中，而百姓便知宣王之見憂，仍叔因此作詩。後之人雖有宣王之憂，而民莫之知，何也？蓋緣周之時，法度修備，人才務實，人君一有此心，則上下相應，百度畢舉，自然天下知之。玩百姓見憂四字，甚有味。

呂東萊曰：光武治天下，規模不及高帝，其禮嚴光，用卓茂，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。

呂東萊曰：爲人細碎，則大體處多失。雖諸葛亦有此患。

呂東萊曰：昔者歐范余尹之去，韓稚圭袖手於其閒，又爲諫官於旬日之後，亦未嘗皦然暴白，從容調議，迄用有濟。前輩非無此樣轍，然此段實難，必須沈厚堅實，六轡在手，操縱伸縮，無所差失。目前人不得加恩，他時人無所歸怨，乃可。

黃勉齋曰：王者之道，本乎人心，循乎天理，人均具此心，心均具此理，卽是理而行之。三綱旣正，九疇旣敘，則人皆知尊其君，親其上，治安之效，猶泰山而四維之也。

黃勉齋曰。朝廷以天下爲一體。監司以一路爲一體。疴癢疾痛。見於肢節之間。而此心未有不爲之動者。旣動其心。則將必有以處之矣。

黃勉齋曰。有國有家。有身有心。聖賢一言一字。皆可師法。從之則吉。違之則凶。緊要一著。只要信得篤。行得力耳。

黃勉齋曰。心者萬化之根本。此心不正。則欲足以敗度。縱足以敗禮。雖一身之內。亦且顛倒錯繆。而不合其宜矣。又何以齊家治國而平天下哉。是以古之帝王。雖居萬乘之尊。享九州之富。而兢兢業業。如履淵冰。左史則書其言。右史則書其動。至於聲氣之高下。若無害焉者。亦有御瞽以譏之。盤盂則有銘。几杖則有戒。升車行步。莫不有節。無非檢防其心。使之無一念不合乎道也。

黃勉齋曰。元后者。民之父母也。父母之於子。必先有以養之。而又有以教之。然後爲之子者。得以全其父母之身。今也爲民父母。聽其自生自死。自愚自智。莫之問也。又倡爲功利之說。以斲喪之。豈爲民父母之道也。

黃勉齋曰。天下之勢。如人一身。外邪客氣干吾之一節。而心腹耳目手足無不同其憂者。憂則慮。慮則病。可愈矣。

黃勉齋曰。通天地亙古今。只是一箇生意。此心流行。未嘗間斷。於當官處。見得尤分明。自朝至暮。無一息不是。此心發見處也。今之士大夫。徇私忘公。怠惰苟且。皆不能擴而充之者也。

黃勉齋曰。夫子之言曰。君子學道則愛人。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使夫子之教行。則進賢退不肖者。必不肯用民之賊。爲監司守令者。必不肯爲民之賊。富民必不肯兼并。細民亦不肯相率而爲不義。如是則不惟盜賊可弭。雖使人有士君子之行可也。

黃勉齋曰。去古既遠。淺陋之習。陷溺乎人心。一聞正大之論。則羣起而非之。下之既自賊其本然之善。爲政者又舉其善俗之道而棄之。儒風治效。浸不如古。非此之故歟。

許魯齋曰。民生有欲。無主乃亂。上天眷命。作之君師。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。此蓋天下以至難任之。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。堯舜以來。聖帝明王。莫不兢兢業業。小心畏慎。日中不暇。未明求衣。誠知天下之所畀至難之任。初不可以易心處也。知其爲難。則難或可易。不知其爲難。而以易處之。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。

許魯齋曰。古人立國。規模雖各不同。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。得天下心無他。愛與公而已矣。愛則民心順。公則民心服。既順且服。於爲治也何有。

許魯齋曰。御吏接物。只是愛敬兩字工夫。

許魯齋曰。如何惡人欲害善人。只爲善人疾他惡人。故致如此。聖人說不如此。故曰疾之已甚亂也。又謂以善養人。然後能服天下。

許魯齋曰。天地只是箇生物心。聖人只是箇愛物心。與天地心相似百端。用意只是如此。禮樂刑政皆是。

也。刑家說便不如此。便失了聖人本心。便與事物爲敵。一切以法治之。無復仁恩。

許魯齋曰。凡人之情。敬慎於憂危。惰慢於暇豫。聖人不如此。堯舜只兢兢業業。無已時。憂危暇豫。處之如一日。二日萬幾。何得惰慢。程先生謂惟慎獨。可以行王道。初未然之。徐而思之。不如此不得行王道。蓋工夫有閒斷故也。以太宗之英明。猶於此不能進。兩漢文帝光武。敬慎終身。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。惜哉。

許魯齋曰。人君位處崇高。日受容悅。大抵樂聞人之過。而不樂聞己之過。務快己之心。而不務快人之心。賢者欲匡而正之。扶而安之。使如堯舜之正。堯舜之安。而後已。故其勢難合。況姦邪佞倖。醜正惡直。肆爲詆毀。多方以陷之。將見罪戾之不免。又何望庶事得其正。天下被其澤耶。

許魯齋曰。號令數變。無他也。喜怒不節之故。是故先王潛心恭默。不易喜怒。其未發也。雖至近莫能知。其既發也。雖至親莫能移。故號令簡而無悔。無悔則無不中節也。

許魯齋曰。三代而下。稱盛治者。無若漢之文景。然考之當時。天象數變。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。未易遽數。前此後此。凡若是者。小則有水旱之應。大則有亂亡之應。未有徒然而已者。獨文景克承天心。消弭變異。使四十年間。海內殷富。黎民樂業。移告訐之風。爲淳厚之俗。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。

許魯齋曰。民志定則不亂。下知分則上安。夫天下所以定者。民志定也。民志定則士安於爲士。農安於爲

農工商安於工商。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。民不安於白屋。必求祿仕。仕不安於卑位。必求尊榮。四方萬里。輻輳並進。各懷無厭無恥之心。在上之人。可不爲寒心哉。

許魯齋曰。任用人才。興作事功。在己已有一定之見。然不可獨用己意。稽於衆取諸人。以爲善然後可。

許魯齋曰。人之揣君。必於喜怒。知君之喜怒。莫如近愛。是以在下希進之人。求託近愛。近愛不察。乃與之爲地。

許魯齋曰。姦邪之人。其爲心險。其用術巧。惟險也。故千熊萬狀。而人莫能知。惟巧也。故千蹊萬徑。而人莫能禦。人君不察。以諛爲恭。以訐爲公。以欺爲可信。以佞爲可近。喜怒愛惡。人主固不能無。然有可者有不可者。而姦邪之人。一於迎合。竊其勢。以立己之威。濟其欲。以結主之愛。愛隆於上。威擅於下。大臣不敢議。近親不敢言。毒被天下。而上莫之知。此前人所謂城狐也。所謂社鼠也。至是而求去之。不亦難乎。

許魯齋言於世祖曰。爲天下國家。有大規模。規模既定。循其序而行之。使無過焉。無不及焉。則治功可期。否則心疑目眩。變易紛更。日計有餘。而歲計不足。未見其可也。

薛敬軒曰。先儒謂知人安民。皋陶一篇之體要。竊謂允迪厥德。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。蓋允迪厥德者。實踐此德於身也。至若知人。知之事。安民。仁之事。則皆此德之推行耳。苟非實踐此德於身。則私欲盛而天理微。知人之知何自而明。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。故曰允迪厥德。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。

薛敬軒曰。人君之德。惟明爲先。書稱堯曰欽明。舜曰文明。禹曰明明。湯曰克明。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。皆

言明也。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。在人之邪正別白。處己處人。萬事皆得其當矣。

薛敬軒曰。君德明爲本。居敬窮理則明矣。

薛敬軒曰。書言敬者最多。敬乃治天下之本。孔子曰。修己以敬。中庸曰。篤恭而天下平。皆此意也。

薛敬軒曰。聖人論治。有本有末。正心修身其本也。建制立法其末也。

薛敬軒曰。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。形於妻子。達之家國天下。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。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閒也。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。天德卽仁義禮智之德。王道卽是德。推之政事達之家邦天下者是也。謂之霸者。形之念慮身心者。無非人欲之私。施諸政事征伐者。則假夫仁義之名。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。判然不相須矣。此王霸誠僞之所以不同也歟。

薛敬軒曰。爲治舍王道卽是霸道之卑陋。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。不自貶以徇時者。爲是故也。

薛敬軒曰。三綱五常。禮樂之本。萬事之原。

薛敬軒曰。禮只是序。樂只是和。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。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。所謂序也。序則禮立矣。君仁臣敬。父慈子孝。兄友弟恭。夫義婦聽。朋友有信。所謂和也。和則樂生焉。是則人倫禮樂之本。人倫不序不和。則禮樂何自而興哉。

薛敬軒曰。如數人在坐。尊卑貴賤。各得其序。自無乖爭。失序則爭矣。以是知禮先而樂後。

薛敬軒曰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。不言所利大矣哉。如堯舜利世之功大矣。而其心則曷常自以爲大哉。

使有一毫自大之心。則與乾始利天下不言所利不同。而非所以爲堯舜矣。

薛敬軒曰。自古興亡治亂之幾。皆由於心之存亡。

薛敬軒曰。天下大慮。惟下情不通爲可慮。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。是也。

薛敬軒曰。唐虞三代之治。皆自聖人一心推之。無非順天理因人心而立法。

薛敬軒曰。唐虞百揆之職。揆之一字。最有深意。政事可止可行。莫不揆度其宜。可則行。否則止。此所以政出於一。而下無廢事也。

薛敬軒曰。書載堯舜之行事。皆先德行而後事功。事功之大者。莫大於用人之一事。觀諸二典可見矣。

薛敬軒曰。三代王佐事業。皆本於道德。後世輔相事功。多本於才氣。

薛敬軒曰。東漢之規模。不如西漢者。政以光武好吏事。不如高祖得人君之體也。

薛敬軒曰。漢詔多引咎責躬。恤民之意。最爲近古。

薛敬軒曰。爲政當有張弛。張而不弛則過於嚴。弛而不張則流於廢。一張一弛。爲政之中道也。

薛敬軒曰。余讀泰否卦辭。內君子而外小人。君子道長。小人道消。爲泰。內小人而外君子。小人道長。君子道消。爲否。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。親賢臣。遠小人。此先漢所以興隆。親小人。遠賢臣。此後漢所以傾覆。嗚呼。豈獨漢室也哉。歷觀數千載以來。國家天下之治亂興亡。未有不原於此者。若武侯之言。可謂深得大易之旨。

薛敬軒曰。寒中有一半陽。暑中有一半陰。此造化相攙接處。故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。

薛敬軒曰。士無氣節。則國勢奄奄。以就盡。西漢之季是也。

胡敬齋曰。五倫萬古不易之道。經界萬古不易之利。人才萬古爲治之本。法度則可因時損益。

胡敬齋曰。天下無道外之物。故政刑文章。皆須出於道。

胡敬齋曰。皇極訓大中。雖不甚害理。終不親切。惟朱子訓皇爲君。訓極爲至極之義。標準之名。然後見人君以一身爲天下法。王道根本在於此。此義至精至切。得箕子之旨矣。

胡敬齋曰。天地只是一箇生物之心。聖人全天地之心。故仁民愛物。自不能已。

胡敬齋曰。天地之情正大。聖人之情亦正大。故不爲煦煦之仁。子子之義。

胡敬齋曰。不愧屋漏。便能到得不賞而民勸。不怒而民威於鈇鉞。篤恭而天下平。

胡敬齋曰。王道只是公。霸道只是私。王道一於天理之公。一者誠也。故其光明正大。上下與天地同流。而

萬物各遂其性。霸道假公以濟其私。假者僞也。費盡智計。方能小補於世。雖不爲無功。乃功業之卑者。

下此則奸雄小人。

胡敬齋曰。立人之道。曰仁與義。甚事出得。雖是霸者。亦要假仁義方做得事成。若背仁義則敗亡至矣。

胡敬齋曰。先儒言王道之外無坦途。舉皆荆棘。仁義之外無功利。舉皆禍殃。此推其極而言也。

胡敬齋曰。觀堯典。見得聖人作事。只是公天下之心。無一毫私意。

胡敬齋曰。論舜無爲而治。一則德盛而民化。二則得賢才以任衆職。自古爲治之道。不出乎修德、任賢、兩事爲要。

胡敬齋曰。作事雖要人才。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。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。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。如曰愷悌君子。遐不作人。濟濟多士。文王以寧。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。

胡敬齋曰。聖人作事。動循天理。動中機會。循天理則人心服而化。中機會則事當而易治。

羅整庵曰。圖治當先定規模。乃有持循積衆之地。規模大則大成。規模小則小成。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。然其間病源所在。不可不知。秉德二三。則規模不定。用人二三。則規模不定。苟無其病。於致治乎何有。

羅整庵曰。規模寬大。條理精詳。最爲難得。爲學如此。爲政亦如此。斯可謂真儒矣。

羅整庵曰。六經之道同歸。而禮樂之用爲急。然古禮古樂之亡也久矣。其遺文緒論。僅有存者。學者又鮮能熟讀其書。深味其旨。鮮觀其會通。斟酌其可行之實。遂使先王之禮樂。曠千百年而不能復。其施用於當世。類多出於穿鑿附會之私而已。可慨也夫。

羅整庵曰。漢武帝表章六經。而黃老之說遂熄。吾道有可行之兆矣。然終帝之世。未見其能有行。豈其力之不足哉。所不足者。關雎麟趾之化爾。善乎汲黯之言曰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。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。

黯之學術不可知。然觀乎此言。非惟切中武帝之病。且深達爲治之本。

羅整庵曰。論治道當以格君心爲本。若伊尹之輔太甲。周公之輔成王。皆能使其君出昏卽明。克終厥德。商周之業。賴以永延。何其盛也。後世非無賢相。隨事正敕。亦多有可稱。考其全功。能庶幾乎伊周者。殊未多見。蓋必有顏孟之學術。然後伊周之相業可希。然則作養人才。又誠爲治之急務。欲本之正而急務之不知。猶臨河而泛舟楫。吾未見其能濟也已。

廣近思錄卷之九

治法

張南軒曰。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。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。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。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其事蓋甚大矣。而爲之則有其序。教之則有其方。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。習乎六藝之節。講乎爲弟爲子之職。而躬乎灑埽應對進退之事。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。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。有以固其肌膚之會。筋骸之束。齊其耳目。一其心志。所謂大學之道。格物致知者。由是可以進焉。至於物格知至。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。此先王之所以教。而三代之所以治。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。

張南軒曰。周家建國。自后稷以農事爲務。歷世相傳。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。其室家則供織紉之勤。相與咨嗟嘆息。服習乎艱難詠歌。其勞若此。實王業之根本也。

張南軒曰。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之山川。山川之所以爲神靈者。以其氣之所蒸。能出雲雨。潤澤羣物。是故爲之壇壝。立之祝史。設之牲幣。所以致吾禱祀之實。而交孚乎隱顯之際。誠之不可掩也如此。

張南軒曰。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。蓋有數說。吏與利爲市。固所不論。而或務知巧以爲聰明。持姑息以惠姦慝。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。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。不盡其情。而一以威悅之。